#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紀插酋戊辰入大同塞犯雲中略未數月奴酋遁陷良固其交合之久矣

插酋虎墩兔憨者元孽小王子後土蠻之孫也

插漢其所居地名胡元嫡派故稱憨

世廟以前如宣大之俺答陝西之吉囊薊遼之

朶顏三衞建州諸夷皆納貢惟謹自土蠻失利

於薊鎮之傍水崖逵道諸夷亦停其貢延二世

至虎酋復振款賞於薊遼之間奴酋發難數要

挾增市賞搶掠無厭不獲已聊縻以款未幾驟

逐諸夷鳩居朶顏巢穴焚巢西向蠶食白言諸
部落吞卜石兔諸校升崇禎元年戊辰三四五
月間擁衆講賞於宣鎮邊外愿甚奢給之使詣
陽和講誓初犯殺胡秦將孟吉以計退去五月
統衆至新平堡市口夷使通官絡繹往復講賞
撫馭稍疏拆邊牆焚市樓十一日夷日打兒漢
那言宰生等百餘騎至堡要挾酋目貴英虎酋
女兀浪哈丈之壻狡猾善用兵將方裕崑等邀
殺之兵繇得勝路犯搶復于弘賜鎮川等堡拆

牆擁衆入界忽報虜至孤店離城三十里矣急
爲收保倚北關爲營設火砲列塘馬于關外賊
衆布滿鎮城英妻兀浪哈丈主之其大營約五
六萬扎于城東海子灘則虎酋親統也縣令王
公主守南關城南關宗室生員耆民力共保守
虜薄城下代藩傳令郡王宗室與鄉紳生員耆
民詰北城勸勿浪戰自廿九日至初三日賊遂
滿載歸矣此際正好尾後追擊而喇嘛奉軍門
令箭來鎮講和無敗乃款局又差通使送擄去

老弱男婦四百餘名口詐令開東門而入薛同知陳都司閉門不開賊忿恨綵北關草塲送入而乘機闖門之計遂破令拏獲奸細二十餘人更令闔城門懸一燈人執一刃把守街巷煇煌達旦號令嚴肅布置森密披堅執鋭徹夜警察四門激勸宗室生員終夜分守門禁更番登城懸重賞募勇士放砲驚營而虜始移營出塞至四日賊始盡驅出口諸路將如陽和如左衛如西路駐兵中途遙偵虜去攬轡徐歸可恥也夫

計所冊報殺死者二千一十名口擄去併帶傷者一千六十名口頭畜牛羊以數萬計其有屍無名寄住行道之遊魂尤在數外六十年休養生息之黎民戕殺殆空痛哉

紀揷賞

揷酋聯數萬之衆出沒我西北一帶延袤數千里挾我以不得不賞之勢此是個題目借此啓釁不與則釁起與之而不滿其願則釁亦起與之滿其願今番卽去後番又來或以一口受餌而以一口行搶責之則踢爲服謝以塞我不責則大舉以擾我虜無所不利我無所不害豈長久之計哉

自奴酋發難兩河潰敗之後僅以關寧登津爲

悬猶幸昌薊宣雲于無事故十年之內不難殫
四海之力而趨赴之今有素所撫爲助兵殺奴
之虎憨兔一旦拔巢而西闖驅逐哈卜二酋而
奪其任牧且橫肆要賞雲中大被擄掠以致沿（要賞乃入搶之别名）
邊乘機竊發如永寧堡之戕戮四海冶之馳騁
距　陵京僅咫尺耳故挿虜之志後于奴謀敎
於奴勢大于奴入犯之途又廣寬于奴況奴又
糾合三衛束不的等西剿挿漢兒爲名似又置
關寧于不顧直窺薊門諸監口徑路矣故宣雲

昌薊在在戒嚴處處當防即內如三關之重險

畿輔之勤王禁軍之振飭亦何者而不宜亟講

且備也不然徒以許大戎索專付于不可憑信

之喇嘛老憊不堪之夷鎮萬一犬羊無厭嚮導

多方宣雲乘破竹之勢京後入無人之境天下

事尚忍言之乎

插頹與兀慎同牧而搶鎮靜臺宣府岌岌矣卜

永遠遁插在豐州未嘗一刻忘宣雲

插不渡黃河不蹂套地直從賀蘭山後入寧夏

俺答行徑而其念總貪宣大直借講賞進兵耳

督師王象乾奏插酋虎墩兎與卜石兎白彥台吉皆小王子之後也

穆宗皇祖全活孽孫漢那吉之恩款關內附

皇祖封為順義王　賜之金印兄弟子姪各有

封號歲費撫賞金繒數十餘萬六十年來塞上

民物阜安商賈輻輳無異中原插酋䞘卜哈之

厚富每歲開市插酋部夷賣馬買貨而卜哈酋

夷或勒其價而收之轉賣以取厚值或要之途
而殺奪其財貨又黃台吉以來絕其例貢新侊
舊根插酋遂誘切八部大酋擁兵掩襲二酋望
風逃遁部落牲畜一空且犯我雲中其志益肆
今按兵塞外意在要求惟有聯諸夷以制插酋
收士心以脩內備觀變相機而卜酋兵力原弱
借兵套虜徒有其聲白彥巢穴去插酋最近受
禍獨慘僅有千人時窮事迫遂欲結奴酋以自
全甚矣第姪中哈兔等又共詆毀之白酋悔恨以

然則哈喇愼一部僅存若存若亡之間朶顏三
十六家無所依附恐其不無颺去之思其部雖
微所關于薊門利害最大則收卜哈兎等聯合
朶顏諸屬夷以固我薊東藩籬不可不急圖也
邊外諸夷惟永邵卜兵力最强倘其果來則二
酋猶可借爲犄角按督臣再出山邊度疏也而
明諜出路與奴酋其故未經指破

紀卜揷

卜酋襲先世之忠順其志無他揷酋逞狼子之野心行險徼倖始卜爲揷敗非揷之强勝于卜也揷攻卜之不意也今揷爲卜敗非卜之倖勝于卜揷也卜窺揷之無術也我當以雄帥精兵爲卜聲援那給金帛助卜犒賞使揷畏卜之威而遠遁遐荒使卜懷我之德而益效忠順庶上谷雲中鞏若金湯矣

保封疆保性命二大戒

疆吏大戒有二一曰信款虜一曰信喇嘛挿酋以喇嘛止炮幾喪大同奴酋以喇嘛騙和幾陷寧遠　國初遣僧人諭日本選擇而使亦覆載之弘也豈若今日反爲所愚弄恬不知恥哉奴酋以款誘我自萬曆來無歲不然甚至以愛子入質督撫上其事而

神廟毅然不許萬古仰

聖斷焉於此二者一失足成千古恨矣

紀宣雲秦晉

挿之要我背我忽而搶忽而講倏而東倏而西者實欺我邊兵之不足也邊人膽原敢戰力原能守儘屬可用但五十年來謬習於款上下相朦日延一日士馬不練器械不整一旦于戊辰之夏挿帳西移邊臣奔皇無措耳若民運京運按月給發缺欠者以漸補之使眞淸眞廉之官汰老弱而嚴加訓練啼饑束腹者盡爲投石超距矣何必以有限金錢買目前小款哉

一紀秦晉流寇

秦晉流寇原係饑軍饑卒使九邊錢糧皆按月給發有賞之不竊者誰肯甘心爲盜哉盜起於饑寒何如早以軍餉還軍餉生靈還生靈禦夷弭寇悉以足食爲本不大爲更張將來有不忍言者

紀秦寇

秦之邊有三秦之盜有二其邊曰延綏曰寧夏曰甘肅甘肅古河西四郡也漢人開之以斷匈

奴右臂斗絕孤懸四面皆虜在東北則有鎭定
歹成諸酋在西南則有火落赤永邵卜滿官眞
諸酋雖時肆跳梁而山丹石峽一帶扼要據險
未遽爲邊鄙大患唯是永火諸酋盤據海上族
類日蕃控弦可四萬餘衆每每藉口搶番陰謀
擄掠我兵至則伏首觀望我兵不至則任意橫
行猝有變動恐河以西非中國有也所幸該鎭
軍丁素稱敢戰而今亦非其舊已前此田中丞
一意爲邊大賞小賞三軍之士以殺賊爲養身

之業近因速賞格靡而轉劾按驗反成弊藪打
點扣留之餘僅得十有餘金雖是速給賞賜作
敢戰之氣力絕假道杜搶番之路庶西北半臂
可安枕矣寧夏古朔方地也東起鹽池西盡中
衛北倚賀蘭南距黃河虜患較他鎮爲緩自俺
荅哈迎佛西牧遺虜結聚河套則寇在門庭矣
自松疆恢復驅逐賓宰諸酋逃牧賀蘭一帶則
寇在堂奧矣自劉哱變後東西諸酋無日不開
而無日不撫賞則寇在腹心矣兵日驕而虜日

横款虜與降虜內外通同莫敢禁禦即如該鎮
近日興復屯田似亦修內之一端乃議事者多
任事者少始猶等之築舍今且付之餼羊矣延
綏古上郡地也襟帶千里獨當一面虜輕騎入
掠鎮兵出禦每每不及而返余子俊建議徙鎮
榆林內地稍安自己巳失守火篩據套之後榆
林又有背受敵神木迤東逼近黃河大寒較難
神木迤西直至石澇乾溝一帶環遶千五百里
堞堡傾頹在在可犯我雖與虜言款而時騎擄

巢虜雖與我約和而歲歲入犯死亡之數旣已相當勝敗之形亦復互見但該鎮與他鎮不同鎮城遠處于不毛一望沙漠旣難屯田又無他産三軍所賴以爲養者唯此月糧耳近緣遼左失守司農專力于東以至月糧不繼屈指三十餘月平居尚思鼓譟有事能不脫巾乎唯是先足餉以固根本然後徐而議修葺徐而議扼據榆林始可長保無事矣其盜曰流賊曰礦徒礦徒善擊刺倚山谷納亡命橫行無忌隴右一帶

居民行旅往往兩受其患今雖議防禦然而道
旁置喙苦無成謀有謂宜添官兵以防礦者而
不知國敝民貧餉從何出有謂宜招礦徒以禦
礦者而不知揖虎拒狼其憂方大盍思礦徒因
開礦而有也今礦禁久矣胡以礦徒猶聚良由
礦之爲害大礦之收利亦大守土者欲專利于
已不顧移害于國唯是嚴禁礦之法私開礦與
私通夷人者同刑受其賄者以贓抵罪礦止而
礦徒自止至于流賊播惡莫此爲甚前僅一二

見告旋發旋滅茲因全秦饑饉處處騷動動稱數千餘人猖獗于南陝及鄰封西鄉石泉一帶經年被害近且殺守禦矣蹂躪于北自雒川白水以及渭陽諸郡地之險易不一害之淺深各異始猶行劫于山林無人之境近且下平原攻城守無所不至說者謂逃軍作寇回番流毒不知民窮思亂勢有必至初因饑寒切而流爲盜賊繼因盜賊久而沿爲弓冶于是秋冬而出春夏而歸歲歲皆然視爲常事嚴選守令招募逃

亡寛其科條令彼有生路勸其農桑令彼有恒業然後議舉保甲之政參以連坐之法一牌示家其人數可得而知其職業可得而問矣

紀三秦流賊

流賊如暴風驟雨來去不時惟延安之賊天生奇窮如附骨癰疽去之不得但求不潰裂幸矣加以連年旱魃饑饉薦臻各處窮民東還逃兵此喚彼應五合六聚流而爲賊有四大夥其一爲上天虎掃地王五六千人其一黃甫胡橋等

蟠踞多年黄甫近已勦撫胡橋尚且伏莽其一

横天王點燈子趙四兒等六七千人其一回夷

逃兵及合水安化等處饑民衆至二三千人軍

門撫鎮前後勦撒屢有捷音不過千百中之十

一耳誅之可勝誅耶

泰東北與山西界連自黄甫川而起西至臨鞏

邊牆有磚墩有土墩每墩設軍五名有屬守備

管理者有屬操守管理者一索常例遂爲弛備

每墩止有一人守者甚至以婦人守者况邊沙

堆積與邊牆相平是以零虜時常出沒搶掠近
牆孤客虜去方傳烽砲及追兵到時虜騎已逾
牆矣而又邀赴退之功惟在痛懲勀剝務足原
額之數晝夜瞭守俾零賊不敢私越
秦中東路有潼關之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
二班逓年輪流在于黄甫川修工中路有西安
班軍二千餘名亦分爲二班在于榆林等處修
工西路有西安班軍一千六百餘名分爲二班
在于定邊等處修工又西有西安四衛班軍六

千餘名分爲二班在于寧夏花馬池靈州平虜城等處修工每歲四月赴邊十月回衞每班約有五千八百餘名赴邊之日每名日支行糧一升共糧約有千餘石及修工之時每名日支糧一升五合以月計之約有二千六百餘石以六箇月計之該糧一萬五千餘石每名月支鹽菜銀九分每月約費四百八十兩有奇六箇月共計銀二千七百兩有奇費甚夥巳令邊方各堡之軍有三十月無糧者宜將各處班軍免其赴

邊郎將各堡軍丁支班軍之糧米鹽菜銀兩令其扒除邊沙修工邊堡亦甚便也且往例班軍不赴邊者每名徵班價銀一兩二錢以五千八百餘名每年可徵價銀六千九百餘兩借爲堡軍之用又節省往返行糧之費其下班之軍在省操練不兩便乎

盜賊有各邊沙汰家丁聚而爲盜者有𢪏𨇾携妻孥晝則菴廟炊食夜爲盜者二種今在秦州同官等縣至有數百人結聚在于各鎮店搶奪

南有白龍溝北有黃龍山首宿溝莫天溝等處
賓藏盜淵藪自中報者反坐受禍因而不敢報
也務使保甲挨家查訪隱匿併坐而山間住居
老户尤爲喫緊然後捕官勤操練民兵教習武
藝一遇報盜即時隨捕再在省請兵追擊彼雖
強悍何能逃遁也哉

西安有左右前後四衞每衞有左右中前後五
千戸所每所有上五下五十百户其每所屯糧
而千戸所總徵收之積識節年收花户之糧而

入已其交納倉者不過十之三四而已使漁者
開載拖欠項下經年解比百計彌縫每每待
赦而望蠲免是以倉庾空虛盡歸積棍之橐宜
令其十百戶而分徵本百戶之糧數亦少而完
者亦早以速完者薦奬之拖欠者降黜之雖至
愚之弁孰不自愛其鼎乎不徒西安爲然延平
鳳漢諸郡各令分徵積弊可除而倉庾充盈矣

紀中原盗黨

曩者山東有盗聚嶧山曆鄒滕㷄夏鎮攻兖府

攻徐州業經掃蕩之矣近西北即是南宿州內有九鼎山菱角山是其營窟占役府縣皂快伺察上司風聲一有緝捕消息即遁入河南地方河南有開州一黨於內潛藏此所謂梁魏之盜與青齊之盜爲一盜也

紀河南礦寇

夫嵩之有礦也　國初著有明禁設守備以防守之近且守備與縣令相掣肘焉守備曰是職之專司也縣令曰是邑之轄屬也一柄而兩持

遂蹈築舍之故事致礦徒數百爲羣各相雄長彼此攻擊得利則歸之於巳殺人則委之於壑若一旦揭竿縣令必曰是守司之不戒也卽院道亦必曰是守司之失職也斯何異於縛責育之手而令之搏羈䮄騄之足而策之騁耶宜申飭舊制或建立新議若委縣令守司止許領兵若歸守司縣令不得掣肘俾力能鎮壓者以清乎獲功而才不稱任者以養癰獲罪官方定而備禦專矣

腹裏之棍徒猶之樗蒲之擲綠林之豪耳或三五成羣或十百結黨始曰棒會繼曰指天勾連鄉紳通同衙役聲勢已動兩河結納將遍三省白晝磔人於市官府爲之解脫思爲卻擔之局黄夜入人之室鄰佑引而避易恐蹈池魚之殃

清盜

盜賊之横蓋起於民之游手者多亦繇於官之法度不嚴大抵捕兵預先不肯緝盜縱之行劫竊其有重賄則擒之盡其所有復縱之去名曰

扳害如有大窩家捕兵捕衙反與之聯結共相爲奸即失主告盜亦與盜相通廣扳良民以償其失數倍則失主不與盜仇而與盜好反以大盜作竊而脫甚至盜犯他處其罪已定不可脫則出一人假作失主赴院道告狀提至本邑廣捕者民捕衙捕兵書房作一場大市易又開一綱以脫之至俗云强盜做得過良民做不過此今日之大弊也

# 流賊

流賊之爲毒於秦晉閒也竊聞其垂二十年於玆矣而猖獗則自二三年頃其人先以逃兵懼法不敢歸營繼以饑民逋賦無從得食避罪避役紛紛攘攘惶惑牽引蜂屯蟻集要之誅之不可勝誅而又旋滅而旋起倏集而倏散集之則爲賊散之則爲民其滅也既已千百而起也仍有千百微聞賊之所在人盡賊也即被刼者亦半爲賊也驅之者賊也即驅之而使殺賊者半

叉賊也似宜解散者聽其散逃遁者聽其逃不
但待以不死而且收以爲用願報効者籍爲義
其願還營者復其原伍願歸田者給以牛種仍
復周其窮乏撫其疾苦令之曉然知有生之樂
惕然畏死亡之禍而又令有司先之以不欲恤
之以哀矜有不勃然顧化賣劒買牛賣刀買犢
以成渤海之俗者萬無此理也

## 紀宣大

宣府以北路爲最大同以西路爲急北路乃南山之藩籬南山實　陵寢之屏翰虜騎出入之所尤爲最要西路乃山西之垣墉山西實　京師之門戶況右衛大聚所通之地尤爲最衝故張家等口虜常窺伺鎮羌諸堡迫近虜穴懷保通居庸之衢此東路之衝城也誠能革其冗而裁其繁可以專力固守陽和居宣大之中此兩鎮之要地也誠能練精兵而選良將可以應援

豈犬有葉文莊之才則獨石馬營不憂其不變有王文襄之智則上谷雲中不憂其不戰今之邊吏撤戍卒以採鮮而瞭望之人借哨探以搏獸而情形弗諳然邊相聯也或虜攻東而西不援堡相隣也或虜侵此而彼不應以致戰則損威守則多瑕無足怪者惟在同心僇力某邊與某邊相聯為之互援內有觀望不前者革職而究治焉某堡與某堡相近為之接應中有逗遛不進者發問而顯戮焉若吳越同舟相救如左

若手可以革諸虜要挾之心矣嗟乎宣雲何如
重地乃作採鮮搏獸之場兒戲至此哉
宣雲月餉有缺至五七箇月者有缺至十八箇
月者今日之饑軍正爲天啓六七兩年壓欠數
多故及今愈窘乃謂今年發餉已踰上年嗟嗟
大哉
王言乎講款一面講款整飭一面整飭但二者
皆不能爲無米之炊有如講款先年賞銀七萬
今已濫至三十四萬方且虜挾戰而我用款撫

賞之金繒必有增而無減又何底極至若整飭
苟非天雨粟而地湧金斷不能整其壞敝而鼓
其敵愾亦明矣
宣鎮五路獨石最稱孤懸三面鄰虜距幕庭更
近非亟增兵添壘斷難以示彈壓而與講折如
大同之平衍川原非并邊入收保淸野堅壁以待
乘便整旅一大創之其何以褫虜魄而禁其蹂
躪乎東則如桃嶺界嶺冷口義院喜峯等口則
又當爲奴之闌入矣可不愼乎北則如古北口

潮河川黄花鎮等則又當爲捕部之窺伺可少
懈乎再如龍門所邊內永寧長安嶺鵰鶚堡一
帶住有史車二酋豢養近百年生息不下三四
千衆尚不肯解推結而冠髻之戎心尚可虞也
謂宜亟簡精强者悉分爲宣鎮各營路家丁撫
而用之必當得其死力
宣府山川糾错地險而狹號稱易守獨許礄砲
等處與薊接界兩轄之地彼此推諉塹堡傾廢
脩設不力今必分修分防務令刻期完工並責

互守庶彼此可以無虞不然宜爲　陵京肩背
宜有不虞薊難獨全
大同北連羣胡西接套虜素稱絕塞九邊中最
爲難守　國初所恃大邊二邊限隔虜騎歲久
傾圮遂棄而不守今之難守視昔尤甚重邊既
不可復精銳又盡消亡所恃爲藩籬者此歲賞
金繒耳
宜鎮缺餉五月大同七月山西十八月自補薊
發難以來防邊追逐飢渴疲勞又值荒歲銀廿

兩糴米三斗銀三分買草一束
世宗皇祖時特遣台臣一員專在宣大糴買米
豆以預儲軍餉其重可知其事可做

紀烽臺軍伍燬發

嚴烽臺以便應援斥堠傳望邊警應援之耳目
也設有臺軍督有千總地方士馬之存亡祇在
一砲之間耳一臺有軍五名烽歌不諳即是偷
閑千總賣放其弊顯然耳目明則邊防易劃邊
有戚總兵之法宣大山陝烽臺故址俱存乘時

與脩補復臺軍按地方編旗砲熟習烽歌千里

警報頃刻而通

邊有總帥有協守有路將有守提有城堡設有額兵以資防禦今有一鎮方隅之任者不曰某隘如何防某邊如何守某虜之情實如何制服某虜之脆弱如何戰守棄正務而不言則曰方占有若干名坐班有若干糧雜役營造有若干項合而言之鎮協歲有若干出産路守歲有若干所得城堡尤甚苛求所出皆於士伍月餉既

充私取貧軍必別圖再應旁索以操練反視之爲故套以納鈔而定之爲常規既有關按之巡察則當嚴簡閱之實政矣清借甲充乙之弊立杜隱占搪尅免則身家可養他役罷則操練可行

聾虜伸威火器先之燃發無法反無益也故藏灰於數寸管之中傷人於數百步之外銃砲之勢横燃擊打三迭更番裝放不竭近覩操練竟同兒戲以銃鎗向天鳴聲了事即如廣寧之戰

銃手燃發頭敵尚爾不齊後層向天燃發兼以白璽一呼潰敗莫救今有紅夷大銃矣而其教之當兼以嚕密銃西洋銃掣電銃迅雷銃較諸火器最爲利捷今當專立火器一營不令五兵參雜使人與器習器與手習目與心習膽與功習

紀宣府

懷隆兵備一道專爲防護南山每歲春秋兩防

軍門提兵駐劄懷來該道措置錢糧經畫兵馬

皆其職掌今北虜款順暫行裁革如遇有事另

題增復

游兵一營嘉靖三十五年懲庚戌之變借以防

護南山應援東路無事駐懷來有警移防四海

冶暫議裁革大山口守備屬冗員應革

援兵參將營內食糧軍士按籍覈之則七千然

皆分駐一路城堡而在將官城中朝夕操練者
馬步僅四百九十餘人可合將永寧条將移駐
懷來即以裁革游兵二千六百四十一員名屬
之而以延慶守備移之永寧分管坐營原管北
邊兼永寧延慶地方
延慶州守備軍少事簡相應移調永寧城分管
邊墩收保堡塞標正營先因虜款未久議添游
擊團練今正兵旣有團操坐營標下又有中軍
都司則標正營爲冗員兵車營軍數不多亦應

革

宣鎮五路臨邊東路第一緊要南近南山北接北虜東衛　陵京西通山大其中設榆林土木二驛各驛適中雖有𨑊道懷來保安三城各設守備一員專爲防守止因二驛係屬關南昌平鎮管轄漸次推諉望城逃棄各城守備只得撥送致軍疲馬憊今將榆林分屬懷來城土木分屬保安新城各守備官提調二驛一切在宣鎮關支每年部將二驛年例主兵糧草銀兩改解

宣鎮免發昌平管驛官亦聽本鎮選委永爲定規

中路夷人皆係順義王俺荅部落似無難處惟是宣府邊外青把都一枝先年和貢議成獨本酋父子獷悍稍示招徠撫賞從厚節成例外貪求而青把都之弟滿五大者尤兇狡不駕言於屬夷之偷盜則藉口於來降之不還本酋部下首領銀定儻不浪因住牧本路山後切近邊堡指以打牲竊進內犯先貽書諭順義王后諭青

把都㨿滿五大同稱不知情願自行罰治不與
俺荅相干臣曉以名分若罰不由俺荅者不許
送進撫賞貢市盡行停止以故俺荅之法令得
行而狡夷之私計得阻與其忌醫而諱疾孰若
辨症而早圖一面嚴修内備一面斷絶市賞果
致牲口進邊小酋鑽力
獨石城挺出北隅勢極孤懸併壁店貓兒峪二
二堡又獨石一綫應援之路無二二堡是無獨石
也

紀全秦

全陝三邊四鎮幅圓甚廣　桐封屏翰羌虜環居其在往時豈不稱四塞之國百戰之餘哉邇來營伍單弱糧餉空虛且不自暇固圉而毋又責以纓冠亦甚非策矣如西安平京延慶漢南諸處雖設有官軍民壯鄉兵緣承平日久人習偷安多餙虛文罔知操練是以流賊忽起振臂一呼所至披靡攻城屠邑殺將損兵束手待斃無復可支倘闖涇陽一縣百姓四十四里每里

十甲毋甲毋年私自出派工食銀一十八兩衣價銀二兩顧養民壯一名以備緩急乃嘗流賊之作巳莫可誰何而猶欲以禦羌夷邪以一縣推之恐秦東郡邑大都若此夫一邑而空費四百有餘之金以養無用之人則諸州縣不啻以數萬金而糜之數萬無用之人矣今宜添設大將或副將一員於前官兵民壯内揀選五六千人駐劄省會或邠乾慶陽諸地一意團練從中調度每千或再設遊擊一員中千把總二三員

專備南北二路應援緩急之用如此則外有鎮
兵內有勁卒門庭堂奧無一疎虞羌夷且不足
畏而何有于幺麽小醜哉官兵則原有額設錢
糧前項民壯則有前項每甲歲派銀一十八兩
可以充抵錢糧而仍比照甘肅勇士事例每月
人給糧銀七錢馬給料草銀八錢尚餘衣價銀
二兩則宜蠲征以息小民馬匹則或查動無礙
官銀買給或於死馬存剩及洮河西寧茶馬內
多中給領有倒斃者照椿頭朋合事例賠補或

照甘肅近例在于兵料草銀内每月扣存三兩二錢以備買補庶乎桑土綢繆外安而内寧也

紀兩河

天下大勢宣府爲京師後衛遼東爲左肩而甘肅一帶則爲右臂全陝又據形勝天下凡九邊而陝有其三焉點虜强番虜中最稱强盛則莫若火酋駐牧莽捏等川沃野肥美水草便利北通甘肅南達西川部落衆多帶甲控弦之酋不下數萬萬曆十八年犯順挿漢助逆大寇臨河朱家山一戰覆軍尤慘固原一營靡有孑遺

朝廷發內帑金錢遣經撫重臣悉徵天下兵馬

以禦之雖出塞經略擻仰華寺傾其巢穴終以金帛求去揷酋誘之不知我亦賜置不問姑責悔罪而已今四十餘年酋數十倍于昔兵甲馬匹亦數倍當年三子紅台吉尤稱勇悍多謀足智秣馬礪兵眈眈虎視而書記握算類多漢人爲之用事犬羊性貪好殺自揣兵多于奴力過于奴亦何忌憚之有又見甘肅臨河松凉邊兵調援數衆營伍空虛卽有募補彼烏合之旅朝更夕代未練之兵何以臨敵且其羽翼又有強

番哈族西番素號十萬叛服不常阿剌加四搭
稜二族强盛亦不下哈族今三族俱與火酋結
姻肯有實順中國之心哉非久恐爲火酋鄉導
是未可知河州去保安堡五百餘里星懸絕塞
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窮途至歸德二百里
而中國地盡此殆臥榻之鼾睡也靖虜以蘆塘
一面逼虜而有永泰紅三足爲救援獨其人習
於賊賊苟爲內蠹南有見透山接壤寧夏北有
古城兒出入黃河皆爲盜藪四民與軍而五而

賊已居其七矣若不蚤剏政恐蔓難圖也河以西雖嘉峪關外即為西域然實遼絕今所戒備者犵剌耳而要以各餘衛所皆可通虜且復生熟番族雜處焉自賓兔徙居松山火眞盤據青海套虜又每從賀蘭山崗子墩竊入莊凉諸處雖幸恢復大小松山新拓大小蘆塘而虜孽不忘頃銀歹二酋已遠其妻子精兵數千輒為姑擬張掖寇邊少兵民守保不得田作百姓煩擾烽燧恐焉挿酋以欵和年久養成氣力彼日益

精我日益解一日背盟出犯恐山西一帶莫可
支吾近聞其日夜西行來就火酋二酋合併其
謀益協一旦繇耳記山雙城兒寧河太子寺景
古城一帶番虜鈎連大舉入寇直抵臨河而我
以臨河洮岷蘭州殘闕營伍倉皇急迫擇其受
甲者不過數千人而欲以攖鋒拒敵禦番虜數
十萬精强之衆難矣一過臨鞏而秦隴平凉一
帶無兵可拒無險可守長驅關中即成破竹之
勢豈有利哉

## 紀臨鎮

夫臨洮一鎮控馭羌戎屏翰湟隴南有洮岷階文西固西有河州起台歸保北有蘭州鎮保永泰三紅周環紆廻五千餘里無一處無虜無一地不衝若就而較其緩急論其邊腹則如新舊洮州二城葢古土番地臨皐南峙黄河北繞夙稱形勝然番族繁夥去固原千餘里遥制爲難其丹路口烏藏堡係河洮總峴乃海酋出入之門户番夷興覘之襟喉所恃惟洮河二水爲之

阻隔遠偵密探或保無虞河州迤西老鴉關之外設有起台保安歸德三堡中有撒刺邊多為之關鍵然保安去河州五百餘里孤懸塞外肘腋生番對面火酋一線通道至歸德二百里而中華地盡海虜遺孽統任洮州朶的河地方離邊不遠積久生聚跳梁叵測譯日發臨河兵馬并力禦之而撒不及腹臨洮之南七十里有景古城一堡設在崇山中丰大一城人三百戶漢番雜處堡南三十里卽洮州地北去河州二百

里西南十里即果麻灘直抵虜穴其白石崖黄草坪乃莽揑逼衞賊䜌要路昔年火酋𨇾䠞内地道經于此萬曆庚寅創設守備一員而以俺矓關麻山關大小馬家灘關陡石關思巴思關沙馬關麗之各關設把總官一員聽守備提調後將守備改設蘭州北城而景古止以千百戶一員爲操守官備禦六關亦各以千百戶爲把總共統兵六百餘名防守各官職級相埒又皆親識故舊體統不屬法守漸弛如此重地改設

非是今宜於臨河二衛班軍內擇選五六百名
發景古城與彼舊有兵馬湊爲一營操練簡閱
將蘭州守備仍復守備於此則兵不議增餉不
議添而衝邊捍禦屹然矣蘭州昔爲最衝有叅
將營自恢復松疆名曰腹裏而創設永泰遂改
蘭州叅將往駐焉第政以密邇新疆蠢爾狡虜
耽耽虎視未嘗須臾忘也蘭既係臨河洮岷要
地河北咽喉又
肅藩帶礪干繫匪細乃僅以一守備統數百十

掇鋭之卒何異以蚊負山今宜將甘蘭二衛班軍盡數合入大營即以備禦都司內一員加參將資彈壓如此則外有藩籬內有防禦如臨洮原有應援松疆之責往返千里每遇警報援兵未至半途而賊巳搶掠飽而回巢勞傷人馬徒滋煩費今蘭州有此重兵萬一松警刻日可到主客便利誠一舉而兩益也蘭州渡河北去三百里即永泰去新邊五十餘里邊之迤西四十里為三眼井堡又三百六十里為紅水河堡二

堡往時達虜尚遠畧可守備自擁酋西來而套
虜松虜俱逼臨邊下不時窺竊紅水設遊擊一
員尚可撑持三眼止一守備權輕兵少堵拒惟
難是以夜虜竊犯無所顧忌以地利較之永泰
稍緩三眼極衝今宜調永泰叅將併該營兵馬
於三眼并而以三眼守備及原兵馬改永泰此
員以人地相更移不煩别議增減而防守有備
矣自三眼并之北有麻黄灘逼鄰邊墻一里而
近每遇虜犯必從此入地僅彈丸一區界在紅

三之間宜于此處添築一城建立臺墩內設防
丁百名賊知有備可無侵擾即往來經行亦得
聞警趨避矣夫臨洮一鎮兵馬在洮岷階文西
固不具論其在道屬者衛所五大小營堡二十
有一大約官兵二萬七百五十有奇馬七千有
奇而今不及半矣即以總鎮所駐臨營其初計
兵尚以四千三百計馬尚以一千六百九十雖
不及他鎮三之一然遇有烽檄亦可策援自撤
去省城家丁撥去遊兵召募今僅有存者千五

白名又連年援遼去歲援薊所剩六七百名赤身步走之卒耳亦何以異於小堡哉敎虜窺守盜賊縱横其所繇來漸矣

都城紀聞

前輩張世詢太史議昌平陵寢通灣餉道兩鎮宜屯大將重兵以備非常而西北之鞏華城及開京城東二十里曰大𦩍乃御鹿處有城甚寬當葺其城各以精兵五千一營將居守為京師干掫應援昔年趙文肅公及張新建公皆有築四輔城之說而不知因此可以為利也至于重城都城外敵臺八座極宜添築以固城池以防衝突如徐宮贊所議設處經費亦不甚多而版

築勸助儘可有濟又曰兵不可處州邑宜移昌
平兵于翠華城移通州兵于㴰上各爲營房以
居之其數精兵三千足矣

紀北平建都

既都北平則三衛必不可棄海運必不可廢順天永平保定河間荒田必不可不開天津登萊等處海防不可不嚴膠萊新河不可不開

紀關隘

東北諸關隘如山海關喜峰口古北口潮河川等處洪武十四年特命中山王修築而山海關盤詰查勘比諸鎮猶為嚴密

九邊蕃國登耗紀聞

弘治以前沿邊止有遼東宣府大同甘肅寧夏固原六鎮兵馬止四十萬諸省民運爲其根本佐以鹽課百餘萬屯田乃絲毫耳其後河套之失扳升之變土木之變庚戌之變遂設永平薊鎮密雲昌平保定山西延綏等鎮而沿邊大鎮總督十三隆慶末年兵馬凡六十萬漸增京運二百七十餘萬正統七年戶部始建銀庫即名內帑故陡增二百七十餘萬而民間無額外之

征至天啓初年首頒
皇賞查沿邊之兵乃有八十餘萬而戸部之餉
除遼東新派外已至三百七十餘萬又詳考萬
曆年中錢糧登耗之數初年
皇祖厲精力行綜核所支防邊防海防江防盜
等項錢糧責成巡按御史歲歲查盤奏報以故
二十年間寧夏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庫之六十
萬緬甸用兵則一疏而題取四川之四十萬但
一舉筆而裕如礦稅一起外府日縮太倉老庫

之八百萬歲歲以餉九邊不及十年而止餘八
萬矣雖行考成之法嚴催省直之逋而失之十
年豈能得之一旦於是太僕寺之八百餘萬歲
歲題請借支亦不及十年而止餘數十萬矣於
是工部之借南京戶兵工部之借而兩京庫藏
都略盡矣
光宗即位立頒內帑二百萬先是遼廣相繼喪
亡川貴狄第發難調募百出繼之以陵工門殿
至數千萬而內帑盡矣省直錢糧解京有額存

留無額何也地方有事逐漸增加故也於是朝
廷加派有數藩司加派無數

紀防邊

薊遼宣大自嘉靖廿九年潰關之後無日不垂涎薊鎮覬其收把總伯言帖忽思諸部則撤我古北之藩籬收流河諸部則撤我馬蘭之藩籬收影克脫力諸部則撤我冷口喜峰之藩籬千里邊關與虜爲鄰今先以尊京師爲主尊京師必古北石塘爲急當議守其次守馬蘭其次守黃花居庸橫嶺鎮邊其次守喜峰冷口其次守金水馬水紫荊倒馬

薊遼設立總督兼調遼保陜西宣大人馬合力
防守原是借股肱之力爲腹心之助但調發有
名無實耳

遼東止是防冬防春全不防秋以故七八九月
患不在遼廣而在寧前楊總督博題奉　俞旨
將該鎮總兵官調住寧前一遇冷口喜峰有警
亦不必再候明文星馳會合薊兵截殺

山西去薊甚遠如老營堡與北樓口游兵二枝
不速進則不能及虜徒疲士馬若速進則千里

兼程法蹶上將今將此二枝兵專守本鎮急則
應援紫荊不必援薊
居庸關外自懷來大山口至隆永抵四海治黃
花鎮接界鎮南墩俱屏京護　陵重地兩水衝
塌都御史劉廷臣欲將西路修邊銀四萬兩內
支一萬八千九百九十兩專一修理邊隘以后
薊兵謹守內口宜兵謹守外口撫臣親住懷來
隆慶悉心綜理
若使古北鎮邊一帶防禦謹嚴賊必西窺諸口

無疑則京師必震
賊犯薊州必由宣府獨石大山墩等處若使參
將加意哨探所關不淺所謂大同得其情宣府
得其形
遼東土兵慣戰可用楊總督欲各給以盔甲器
械令其家自爲守人自爲戰該部查無事例遂
竟停寢
先年提督衙門自分彼此不曰專守京師則曰
專守陵寢豈有邊關旣潰提督獨能拒賊之理

紀邊防

一邊防奇道宜備今奴挿搆難東西連合邊垣之所宜備者咸知固守榆關喜峰古北龍卩燕河潮河建昌等處不知皆未爲切近之危路惟昌陵山後之慕田谷大水峪東灰嶺西灰嶺最爲極衝此處又是宣薊接界之地互相推諉兵力單微二十里至昌平二十里鞏華城四十里直薄德勝門矣當甲辰史茂官突入反出巳有明鑒故五路台吉曾說我若入犯何必繇張家

口打從　陵後一馬直到京城昔年曾有是言今西虜必知此路況有安兒朝兒二酋最狡伏于　陵後倘奴酋以一甲劄寧遠陽窺我榆關夷虜合力直衝此地內入孰爲抵當此是奇邊至危之路莫若將大營神機神樞三營之內各抽一營卽以原將官領之仍三月一更每營三三千共九千訓練防守其地當嘉靖間原有更番之例踵而行之不添兵不增餉　陵後鞏固神京安枕至便計也

一邊牆傾圮宜修東自榆關至紫荆關皆有長城界限自居庸關至宣大等處正賴邊牆屏蔽奈款市以來歲修邊牆之費競爲節省以充市本前任報省十百後任報省十千皆以節省相高爲殿最故不事修牆而惟事節省今邊牆傾圮將盡西風沙土刮至牆下胡馬如履平地耳
一墩臺舊規宜復夫墩軍所以嚴烽堠也額設軍兵七人婦人一人雞一隻犬一隻旗號梆鈴項刻可達九邊今因款市節省一墩而二名者

有之三名者有之故甲辰年虜犯南山先纏敵
單奪其梆鈴仍打寧靜號頭虜入內地人皆不
知今當夷虜匪茹之際所宜急復墩臺舊規
一薊鎮邊備空虛之極薊鎮三協九標十二路
二十一提備計兵九萬并臺上南兵二萬共十
萬今各路提守備之兵皆以挑選雙糧爲名一
千止存五百而五百之人仍是罷弱止供各衙
門採木燒灰差用而挑去五百之糧俱入各路
提之私囊以挑選爲名者實是乾折之別名也

且薊鎮沿邊臺上每臺南兵三名北軍二名共知五更臺上梆鼓烽上鳴鑼今以挑選爲名臺上止存南兵三名初更二更梆鼓之聲絕然不聞至三更時方擊梆幾下無論烽號人聲絕唱即梆鼓鑼聲幾不聞矣又每臺火器火門皆已銹沒火藥經霉歷年已久惟存炭灰而硝皆流走鉛子有減無增路協衙門又無備積火器如此可謂有備乎火箭戚少保定價五分一枝紙張用花椒白礬膏過箭羽又用漆膠又用絲縛

至今存者尚是可用今之火箭八厘一枝四厘扣爲各衙門使用實則四厘一枝一經霉天羽落無用差官查墩者不問火箭之何如惟計扣存之多寡至於每墩皆有餱糧或九石或十二三石不等此戚少保之遺制也每年以新易舊今餱糧無備即有皆如灰塵矣南兵器械廢盡甚至假狼機以空喝邊備如此夷虜之勢如此可爲痛哭

一修城需求之若不省路將及各路差人來查

新修邊城便要使用量其丈尺之高低濶狹吹
毛求疵不以修城爲功反增索詐之苦至若烽
臺傳警咸少保號令至今在也若夷虜近邊便
扯黑旗傳報今夷虜在邊外不敢報矣何也虜
馬之去住不定倘若一報傳兵到時而虜騎已
去不曰實有是事反曰虛報虜情加之罪法是
以邊墻烽堠皆廢也故黃松峪邊城二百餘至
今傾圯不修可懼可懼
一夷虜構戕情勢我首賞揷酋葢欲制奴酋也

今焚巢遠涉西戕北部是明讓奴以入犯之路
乃今欲奪順義之封分順義之賞又欲移東邊
之原賞轉于西邊而并其賞挿之驕悍幾與奴
等但我之兵力不足制奴焉能分力于挿卜酋
又力不能敵挿究其爭端因先年卜祖俺荅奪
挿之故巢故此執言狂逞令今卜酋還其舊地
以塞其口仍少分順義之賞以厭其欲令挿仍
歸薊鎮邊外舊地以捍奴卜酋即稍分賞與之
讓地還之亦不爲虧且得安于套地如是或可

一南沙寨吳淞總兵住吳淞城居中調度三面鼎足而守若羊山舊令遊兵總出汛防守止當發一哨去偵探若盡數去守羊山萬一倭奴繇陳錢諸山乘東風突來瞭望不及遊兵一枝及置空地今當速速行之者

一沙船市糧之弊海上沙船俱是沓民私造船兵一十八名每名止給糲米一升銀一分餘餉俱入沓民之手一經收汛止存空船兵皆散之島有甚至海上有盜又要去催募兩三日尚不

滿其數船閣于私港盜賊劫掠不知何所之矣
故青天白日海上鳴鑼放炮更無一兵制之此
海盜之所以橫行也倘有實兵何患失盜
一會哨之弊當春汛收防之後便防海上沿邊
故川南青實會哨於北吳淞劉河福山會哨於
南若似乎防禦之嚴實皆俱是套子每一月止
差一兵持會哨循環單簿彼此印了關防以完
一番故事毫無實益莫若沿海港門分定信地
派定船隻各有專責不得推諉海上劫奪便可

揚帆擊之不必襲會哨之虛名也

一內地之盜夫郡城各縣城市之賊皆縣捕人放線之故何謂放線該字號應捕快養積賊在家每去尋夜將賊帶在其中若遇總巡巡哨等官便稱該字號應捕巡官一過便窺伺做賊此內地之盜不可究詰莫若令各字號應捕將名字統于巡官一并查點倘有疎虞巡兵應捕同罪

一內地水上之盜皆縣捕人營爲督捕同知或

各衙家廣捕牌票駕飛械船隻總巡旗號內鎖
强盜二三名曰分捕餘盜一見重載客船便即
指曰此是盜船所鎖之盜攀認爲是連船連人
捉去曠野河蕩盡數劫之俗名曰生彈船又有
養壯之弊各處小盜捕人得其常例待其劫掠
殷厚盡數起之解官旋即以輕罪釋放遂至捕
人互相爲盜打點衙門潛避賄賂皆捕人爲之
也

紀海上布勢

或曰遼鎮形勢原三面瀕海一面阻關今圖恢復若専在陸地進兵則局勢不大不足分奴之兵力從海上布三方犄角之勢一在先戍南關以復金州一在戍長生以圖復蓋二州一在復鎮江以窺遼瀋宜各置一副將領兵分渡往鎮江者掣奴之尾往長生者扼奴之肩往南關者衝奴之脇鎮江有城可修長生有險可據惟南關與奴接壤無險無城須築一城以駐兵布置

旣定當尅期撤鎮江先出兵以議奴後奴必東
出以應我我旣誘奴東出隨發南關之兵以圖
金復發長生之兵以圖蓋海二兵同發河西督
大兵渡三岔以擊奴之首我出其不意奴必撤
回東出之兵以守新寨復分兵以應我三路此
時我逸彼勞可一鼓而殲之倘奴畏我四面夾
擊退縮不出我可漸屯漸進直逼遼瀋四面合
攻奴必窮迫思遁乘其遁而修全遼故疆或又
曰三方並進必兵力有餘而後可倘兵餉不湊

手當暫舍鎮江長生而專力於南關欲復四衞
而不先城南關則奴騎衝突我無藩蔽今東鎮
島官駐兵旅順口內小沙之上去金復太遠伏
覩金州地形如葫蘆旅順其腹南關其頸自腹
至頸相去百餘里三面皆海腹大而頸細南關
濶僅十里許兩水夾之最爲險要向來無識者
咸議塹斷通海水以限虜騎不知虜不可來我
亦難往殊非進取恢復之計況其地皆石骨復
不易鑿今議築城則進可攻退可守但此地奴

所必爭非物料湊手不能刻日完工當就附近
島戶預置遼船以便運載土石務期一月完工
初築時奴必鬨爭我分兵一半用戰車与城
法以火却敵且戰且築料奴初來兵必不多勢
可取勝及其敗回益兵復來非半月不能比時
城工過半矣撤車入城乘城固守為力亦易替
南關有城則可復金州二百餘里可屯之地北
可漸圖復蓋漸逼遼瀋我可乘奴奴不可乘我
奴必疑畏而不敢西出然後徐圖分戍鎮江長

生二方以圖並舉此亦量力漸進之策也雖然
非水陸夾攻合廣寧之師不可或又曰登州海
防水兵二營向來出汛皇城諸島原爲防倭而
設旣已久無倭警則出汛皇城殊爲無味今宜
調一半赴南關移緩就急以備倭者備虜覺華
島形勢原無關於進取其水兵三營似應止留
一營爲輓運之用其餘宜調赴南關以充屯守
進勦之用又查東江民兵儘可調用宜調選其
長生廣鹿兩島少壯民兵赴南關聽用調選其

石城鹿島民兵赴鎮江聽用四島民兵自天啓三年以來每人每月止領糧三准斗並不給與餉銀凍餒思逃已非一日兵來則糧餉俱來將與兵人人樂從是轉無用爲有用化餒兵爲精兵也

紀邊海

一邊兵放糧之法也夫守臺之兵要矣猾虜山頭一望內地之虛實即見唱放糧餉撤兵給散往來動經三四月方回墩臺兵飢甚且爲虜掠去萬一乘間內訌爲患不小合將餉銀每名包封將官臨邊按名給發不特邊垣不致疎虞兵之老弱可驗而汰也且將官每于放糧之月歷閱一次亦不爲勞

一邊兵教演之法也夫邊兵之習藝與平地不

同或仰擊于千仞之上或俯搏于深谷之中各有法則今乃撤于平地操演殊爲非法合應于逐處邊地將官親至其處隨其山地之高卑而教攻打之法則如是不特邊士有備而將官親身教演加以升降勸懲之法將必人人奮勵也一南將遥制可裁也薊鎮三協之中各另設南兵遊擊一員以統攝之不知一協一官管轄邊垣鞭長不及馬腹今合將沿邊二十一守提分地管轄彼于邊垣密近令傳即應臺兵不敢懈

弛且邊垣屬守提信地而邊卒遥制别將何以
嚴加束服每見近邊守提查點而南兵反脣相
嫉者有之况南將徒增煩擾是以累累題革而
莫敢任其革之責
一降虜宜徙也今沿邊降虜不問男女投降內
地便給五分一日屋居火食歲賞月賞時賞內
挾生事之心以要我而我邊垣內地徑路反被
認識我兵不得出邊一步彼之地里我反不知
今邊外屬虜乘奴挿之變要挾蜂起今當倣昔

徙戎之策漸漸分散或撤其黨與于內地或加給糧餉立一頭目以統之分散海濱各營以消各邊隱憂

一兵餉欠乏之故可核也兵餉自出有司額有編派徵有限期豈有短少之理奈吏胥貪利將別項可緩錢糧賄本官以火耗七折八折九折出放重得厚利而火急兵需置之罔聞而視兵卒爲贅疣將官請給如同故紙而三軍經年嗷嗷怨氣所激又何怪其變也今必撫按道嚴勒

各營請餉憲牌每營二月一張一年給以六張
請放過許該營即繳清查如未給該營即差投
憲牌該撫按道嚴提糧足而法度可行訓練可
嚴食足而亦兵精矣然兵變之故或自將官不
肯尅剝致變或自糧餉久積畜忿致變安得獨
歸咎于將官

一海盜之接濟宜絕也始焉擄掠航海商人今
與之通構給號票往來商獲其厚利盜資其通
販甚而盜賊假作商人在于楓橋地方重價買

米地方覺察連夜逃去海盜之資糧于內地明甚今當將海禁嚴絕凡係雙桅大船出海販賣者悉行禁止若江北之淮河口江南之長江口劉河口李家洪口浙江之錢塘江口著實申嚴不許下海彼窮于糧其勢必散即招降亦服決不若今之降閩叛去也且嘉靖之汪直徐海皆海上劇盜構倭入犯閩浙困于食勢亦必通紅夷構日本端有之也海上防守烏可踏常有船無人也

古北之路烽火直逼都城而潮河川之淤水不能作橋今日備禦惟嚴喜峰入貢之路加謹黃花擁護之衝增兵補其實嚴餉汰其虛庶薊鎮可安乎

揷酋一仇于卜兎再禍于憨酋其侵犯雲中巳失貴英之腹心我宜屯兵喜峰築堡關外設火器于南山之要添兵將于金馬之衝嚴浮圖之防守補長峪之募軍

閩之要害與福漳泉而藩蔽興福者鎮海永寧

也浙之要害溫台定海而閩浙之交界則風火門也浙西之要雖重于羊山而溫台諸處則又羊山所必藉以爲輔也今日備禦惟嚴台黃松海之區添設戰船于舟山乍浦之處交界之區必重信地而信地之入犯尤嚴策應寇入于浙而溫台以據其鋒定海以屏其輔出遊兵彭海以尾其後寇犯于閩則漳泉以蔽其上𡵓沙以佐其東出遊兵鎮永以要其路

紀海上前事

以寧遠爲正兵約登萊出旅順爲奇兵長山石城廣鹿獐子等島官兵俱過東岸爲伏兵先使以上奇正伏三軍張揚進取令奴兵分頭應接不暇然後東鎮令副將從義州渡鴨綠駐劄鎮江爲奇兵再選老弱備人數者從昌城渡江占住鴨兒河險處大張虛聲揚言直由牛摸寨爲擣巢之正兵暗囑鎮江之奇兵護之惟意在憑險以守疑惑奴心然後用精鋭之兵火攻利器

平日恩義兼至訓練極精者寔由成鏡道渡江驟抵老寨奴屬必措手無及不戰而成功者在此平遼之妙策本不外此

紀海釁

朝灣最稱情熟即禁海之時尚有暗通日本況今日無其禁也日本倭奴近爲强甚釜山對馬島切與朝鮮接壤關白亂後朝鮮亦識此道日本狡猾異常焉知不佯收朝鮮實欲吞併況閩浙無賴居日本者不少占魚國在海洋島直

東地方雖小魚米之鄉今常有人到皮島交易貨物海釁之患特未形耳

紀登萊往事

登萊有卽墨營文登營萊州有參將新城有守備登州有總鎭有海防左右二營有水標營馬步家丁今復有新兵二千沿海有威海衛成山衛靖海衛大嵩衛鰲山衛靈山衛萊州衛寧海衛登州衛九衛有二十七所直隷所在外一所約有千百戶三十餘員鎭撫總小旗在外每衛

約有指揮一十餘員各伍下軍丁開曠甚多專
委廉能監軍仍任海防道事責成智勇大將仍
任備倭總鎮事如法訓練總聽寧遠節制戰則
爲遼左今日之奇兵守則爲他時禦倭之實用

紀朝鮮助兵

朝廷徵朝鮮兵而鮮兵卽至已未春隨劉杜同
敗領兵元帥姜洪立降奴酋與朝鮮始無仇因
助兵之故遂有仇以後奴酋破遼陽廣寧勢甚
猖獗乘李倧新位朝鮮恐嚇李倧者有之况姜

洪立先爲鄉導京鎮招商貨聚如雲無所歸著
只得向朝鮮交易銀米而奴酋亦乘之以交易

紀東鎮朝鮮往事

義州切與鎮江相對止隔一江我不借義州駐
師而潛於皮島鐵山之僻土城木寨不爲之備
失地理之要扼矣從義州沿江而上係昌城再
去是平安道過白頭山卽咸鏡道此道與奴酋
老寨相對亦止隔一江我不分兵駐咸鏡道爲
奴酋心腹之憂失其牽制之緊著矣咸鏡道正

南隔江係老寨江水一股從老寨後向灰扒生上西南去一股從咸鏡道西北生來其隔哳即魚皮也魚皮向與老酋有隙不為渠用後因全遼俱陷奴勢滔天故魚皮亦假為歸順其實可招而陰用之也

紀海戰

建奴巢穴在長白山之南鴨綠江之西鴨綠江濊胥府稱爲馬訾水宋名混同江北通烏龍江乃長白等山之水之所聚也又名烏海子北人凡水聚處皆曰海故杜詩有青海白骨之句而金阿骨打亦曰海上之盟兀朮亦曰自海上起兵而我明稱建州女直亦曰海西皆指烏龍江言觀此則知水道可通其國都矣宋徽宗宣和間用燕人馬植計浮海至女直約同滅遼高宗

建炎二年閤門宣贊舍人曹勛至自金建議欲
遣舟師從海道以迎二帝夫二帝是時被金人
居之五國城又在建州之北而舟師可迎非水
路可入之一驗歟
召募登萊天津等處浮海至旅順口鴨綠江者
使之畫圖具本然後再命精細幹徤之士按圖
覈核務要詳盡確實某處深某處淺某處險某
處無險某處可泊某處不可泊或因島形或視
土色揷標記認圖畫明白海舟過矣則必召募

久于泛舟者詢其制度或單底或裌底或平底或尖底或雙桅或單桅或大或小或淺或深以至舟行天文風色之占驗鬼神幽明之禱祀物用器皿之瑣屑周到備足而造船必在江南地面因材木釘灰麻油之類南便而北不便故也

## 備禦

備禦之實一在嚴保甲漳泉之區多仰食東南梟奸民藉口海運而立幟較宮聚徒熬窩垂橐而出稛載而歸隣里莫敢問也合著之令曰一

家爲非十家連罪如是而盜源淸一在嚴關說奸民不軌多庇玉樹之亢宗武夫力而拘諸海上爰書徵而脫諸囹圄合申之禁曰某將獲賊船即以某船充賞有司不得問豪有力者毋肆爲壽贄無曲爲庇護如是而盜流塞

一曰禁絕招撫是廟筭中之備禦第一要着也從來未有不忠不義之人而可鼓之以死忠死義者亦未有隸籍編戶之民而竟聽其操戈入室者唯是律之以嘉靖間沿邊剿倭故事復嚴

之以山東五路斬妖事宜而勿令以撫終之賊知不撫則爲賊之勢必漸孤將知不撫則誅賊之計必早決王法伸而人心之盜賊自屈矣

一曰會艅遠遊是海島之備禦第一要着也賊舟初犯少者僅以五計多者不過以十計器械未全糧食未充吾倍我舟師與之上下波濤中復會南北諸標遊各自戒備錯據外島互相牽制賊不暇行刼則賊舟有減無增賊無處樵汲則賊衆有死無生曩者計不出此聚數百舟師

于銅山之內灣以悠悠觀望不知賊且縱志於島嶼間牽商船飽商貨遂得以乘風飛帆而來盧我也及至遊寨悉皆賊艘則難與毒逐矣故陸戰宜淸野水戰宜遠遊絕內勾散外援計之最得者也

一曰分鎭南北是漳泉二府之備禦第一要着也葢漳泉門戶同一海潮海以北中左所其要地也海以南海澄縣其要地也曩者賊艦北向中左直擣城下焚我舟師當時備有數十舟從

海澄乘風北指以焚之則賊無餘類矣惜二府之水兵盡附于中左而海澄重地僅設一陸營唯有束手坐觀耳爲今之計泉南遊擊宜出鎭中左以料理泉南舟師漳南副總宜移鎭海澄以料理漳南舟師賊或乘風北向則南鎭之舟師可爲聲援賊或乘風南向則北鎭之舟師可爲後勁賊或乘東風分迫二鎭則勢分力寡殲之必矣此常山之形勢漳泉終必賴之矣

一曰嚴禁臺灣之勾引是閩粤浙之備禦第一

要著也夫臺灣在北港海島間乃閩倭勾引之
接壤亦浙粤奸商往來之藪也天啓壬戌間紅
夷欲互市彭湖我將吏實逐處此而時以哨探
爲名盖不市之彭湖而實市之臺灣矣且二夷
又合爲市矣于是富者以臺灣爲竒貨貧者以
臺灣爲窟宄而無賴之徒輒奔走于此得則其
人不得則鹿走矣今之海上雄者皆居臺灣者
也皆欲借紅夷之巨銃以栩加遺而且缓倭服
遅倭刃以恣䂨殺者也故臺灣之勾引不絕則

海上之寇盜難除海上之寇盜難除則閩浙粤之中禍未有稅也此又在賢有司緝之于內廉將佐戢之于外律以通倭重辟而後勾引者可漸絕矣乃或更有獻者閩地挾民稠苦荒思亂亦出于不得已耳天下一家請開浙粤閉糴之禁令兵船與商船合綜會羅兵假商以擒賊商藉兵以應援五穀不騰湧四民必安堵此救荒弭盜之事宜尤今日策閩之第一要着

紀海寇

南麂一島爲閩浙交界之區令兩相推諉使寇盜得停泊糾泊以爲南突北犯之穴合會集舟師嚴其守禦而賊巢破矣

紀三省海寇

先是閩浙之間有邀截賈船質其人而限贖者嗣是船賈自赴納税給票免畧矣從此聚徒日衆聚糧日廣官兵莫可誰何矣萬曆末年浙巨盜袁八等弄兵海上不過拒傷水兵未敢登陸也旋以招撫歸命芝之龍雖就撫其黨遂流毒於

浙攻破邊海衛所東浙爲之震動茲方島嶼乎逍遥其氣未熄也有三策焉一曰杜其源一曰絕其資一曰閒其黨何謂杜其源凡入海爲盜沿海之民居多宜於沿海出船水口查定戶口編冊十家月取結狀每戶有人出海與否其出海作何買賣應還而久不還者即盜也諭其親屬許令自新各家偵探不許私歸招引良民下船而其黨日減矣何謂絕其資海寇雖在水所須必在陸食須米飲須泉嚴截其掠米汲泉之

路重刑其齎米送水之奸凡海寇猖狂之時槩禁出海船隻有私行私縱者寘重典賊既無援濟又難野掠則必坐困久而自散矣何謂間其黨或募勇敢有膽畧者齎檄往諭能殺盜首者賞以官能殺盜從者賞以金能釋兵歸罪輸我盜情者赦其死取家屬收管復爲良民有能應募者或賞或赦必信兼相機多方以亂之則賊互猜疑而其黨漸叛矣此就賊破賊者如此而吾所以制之者亦有五一曰審其以練銃一曰

聯兵以固圍一曰出奇以搗其隙一曰合勢以邀其遁一曰會哨以振其聲夫水所恃以制敵者船也而軍器火藥尤爲長技各寨遊兵船大者費二三百金船小者亦不下八九十兩自督造舡械釘稀板薄難以破浪應敵至弓刀鎗銃硝黃等項皆委廉能之官務求精良不許上下納賄遮飾有虛冒者坐贓如律則戰具修而戰勝可必矣此審具練鋭之說也防海須水陸兩資以水兵爲藩籬以陸兵爲堂奧水兵即額設

中練其技擊遠其遊哨必使時足待賊陸兵不必增設

祖宗設立沿海衛所原以扼守津要擁護州邑年來軍伍凡遇亾事故不准頂補於是在尺籍者十僅二三況包目占役又參其半乎舊額既以空懸月糧復不時飽一有寇警誰爲荷戈致死登陴守禦者今各沿海衛所軍須以漸補足即現在者時其訓練使習於戰而又增修墩堡使足於守寇至則水兵邀敵陸兵張勢互爲犄

角應自率然賊縱能擾我藩籬安能闖我堂奧此聯兵固圍之說也賊必有常泊處詗其會艅之所出其不意束芻灌油桴筏隨之順風乘霧可爲縱火此所謂出奇以擣其艅廣福浙綿渺共海望洋向若如分界而守則中冦者勢弱孤危將此剿遯彼彼剿遯此浙所以受閩之盡也近奉三省協勦之

言而當事者或以海性不同船製亦異礁有明暗潮有蚤晚爲言然終當講求其說則沙民之

長年自有熟海道者宜多募致通其形勢壯其呼應以遵

明旨方爲萬世長策否則我之區域兵力有限而賊方海濶天空緩則窺擾迫則颺去不惟無以制賊之死命是使海壖之民終無生理矣不可不遠爲慮者故勦賊之法福必宜與廣爲聯而浙必宜與福爲輔一省有事鄰省佐之則賊必制促難安掖靡難越何敢久聚此所謂合勢以邀其遁然其呼應之脉在哨必嚴令各官於

連界處會哨如在福建者下則哨至大成千戶所與廣東之兵會上則哨至松門千戶所與浙江之兵會在浙江者下則哨至流江等處與烽火之兵會在廣東者上則哨至南澳等處與銅山之兵會

閩嚴灊也延建汀邵蜿蜒而居上流人稀地曠汪浙犖壤武平上杭之間山寇易爲竊發然旋起旋滅如日者大帽山之捷是巳獨福興泉漳四郡彈丸之外一望斥鹵屯之無可屯也食鹽

之鄉不下萬餘戶鹽額不過貳萬令議驅窮民而之兵厦門則有守銃臺矣圭嶼則有望海墩矣曾家則有衛中左矣列嶼則有扼要害矣金門則有守料羅矣紛紛增設未議餉而先設兵繼則未撤兵而先撤餉夫聚數千人僑居旅食而爲久戍計甚則執利器而掛帆天外奸商餓民相卒而探敵室白沙湖則有楊祿大灣港則有鄭芝龍鰲海鷺門之畔則又有鍾六周三輩橫行海上各噴鯨鯢之波尋而刼奪商船爭而

大獲番蚨壽而拾得美官遂使嗷嗷赤子但見爲寇之利而不覩爲寇之害宋元敝習黠盜願得拜官至比之仕途捷徑而將相亦秘爲奇謀是何異縛虎而反翼之故曰患莫大招撫

閩地土窄民稠倚海爲籓藉粤東之粟以足食又日本佛郎機諸夷羅列其邊奸民給片紙於官揚帆恣其出入時和年豐猶得博餘貲以仰廉其衣食一遇歲祲家計無所出則嘯聚於鯨宮之表扼要害而糶糴之利塞閩於是大受其

病矣說者謂閩會適遭刼數心謂皆將吏之咎
所以致此有繇然也夫自販夷之令下諸夷知
中國之利日本雄據于香山紅夷虢躭於浯嶼
而儙倚賴於通夷之李旦顏通事輩說以築城
東番互市往來內地得免烽火之警於是有許
心素楊祿楊莱與夷聲援騷騷海上矣出其剽
掠之餘交賄將吏邀招撫而搏帶於市巷閒肆
行不義赫然凛人於是又有鄭芝龍方芝驥等
欲援故事求高官矣不如意而流毒於居鎮中

左所當事者暫行權宜許以戴罪立功亦解網
以寬待愚民之意也
夫閩左浙右粵昔雖中倭甚慘而倭亦隻帆無
還自是倭氛稍息而亡命之徒猶藉以行刼商
船且以其餘貲要撫以結終局而遺孽餘黨遂
次第而倣行矣白亦横空而朱提滿載不事詩
書而烏紗貫頂三年兩招撫擬是海濵之科目
盜賊堪揖讓竟爲幕府之門生始以寇盜議招
撫終以招撫囮寇盜漳泉之撫議方定而寧紹

之警報又旁午矣大抵今日寇情百番搜掠總爲求撫之資百番毒慘總爲嚇我以不得不撫之勢及巨魁撫矣公物輦於公門餘貲盈于私橐而脅從之波潤無幾勢又不得不復爲海上鷗而巨魁者甜言以媚之曰我舟出則汝舟東無擾我汎地足矣又且張皇上報曰某日賊舟數十泊某灣某日賊舟數百泊某島某日出征衝沉賊舟數十溺死數百而目殺一二以爲首功實則餘黨橫行莫之能禁惟有令之越省剽

圖耳然而囂囂竊發者固未有既也
閩海一帶延袤數千里歲清明前南風盛發倭
寇從粤而北縱台溫霜降後北風盛發又從浙
而南馳閩廣共南而北也必豎彭湖烏坵北而
南也必經臺山礵山礵臺外島也巨浪粘天艦
槎廻斗難以寄泊勢必泊我內地故福寧州設
烽火寨兵分四哨布沙埕三沙大金等處以防
倭寇內犯設臺山礵山二遊兵以爲外援小埕
係閩門戶也故置兵分守於濂澳竿塘白犬而

又增設五虎遊兵以蕃籬省會焉南日者莆陽之外區也設南日寨佐平海衛以爲外禦增湄州遊兵以爲偵探外防而涵陵置浯嶼寨兵分布崇武永寧料羅與清漳設銅山六鰲兵爲南澳聲援戎幕星列兵艦相望皆所以絕倭寇竊發防奸民通夷也近又增彭湖浯銅二遊兵以防潛出勾引創制未始不善而今稍陵夷者奸民不禁則禁防皆撤貪帥不誅則奸民鼓掌此情理曉然者蓋緣奸民藉通夷爲奇貨倚左祖

爲逋逃藪䫉防兵爲僕隸匪惟不能防不敢防

也萬有防而發覺之罪革其小者軀命亦未可

知矣

閩中兵餉兵器兵船原設既有定額然而餉不

依時給散愆期數月留爲關說抽爲庫房糧房

常例兵仗火器戰艦派價初未嘗短少迨給發

而庫房工房以常例扣減矣委官鑽督而從中

侵漁矣故必發糧如期足數交與本將整給船

器價直依派發與本將製造如此則備堅膽壯

將士得奮勇擒獲不至藉口而當事者亦便于責成矣

粵東草寇

粵東濵海多盜刼人殺人擄人勒贖此其常也始則三五為羣繼則成隊出海今且與閩寇相聚矣其出海者聽官兵征捕其初聚者宜漸出漸捕則責在邑令也大抵邑令留心常詢父老自得盜之姓名一經擒拏卽詢里排保甲之有家而殷實者肯保結否肯結卽放不結卽為真

盜不必窕賍益粵賊之賍多勢力爲把持不能窕也而粵民心甚公甚眞間有疑似亦肯保結其不保者斷無枉矣以此嚴行可散寇黨若禦之之方在鄉村宜建更樓爲之守望一里一樓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各自爲守二十里則設一營營兵五名俾爲巡邏其兵食則取之地方自然之利不擾於官不擾於民以粵海之利如鴨埠漁埠子粒所入均可養兵而勢豪占據之者一旦淸楚以設兵衛民民甚樂也勢甚易也在

海港則宜點查哨船蓋附兵偷安放閑不守汛地遂致賊無顧忌此皆令守及巡捕之能事者惟不肯留心已耳有可恥者海寇臨城令不能禦則率百姓醵金賄賊以乞解圍後乃揚言退敵冒膺首薦海邦去天萬里封疆一至此哉

處粵東達舍

粵東省城五方雜處民無三日之糧稍一有警閉城半日即內亂矣最可防者昔年回回達官盡居省城且環居布政司廣州府兩衙門庫藏

之左右向來人力稀少今則繁庶已有數千夷種性頑縱橫爲非近日浸浸不可測矣粤東之亂在腹心此不可不防者所可恃者彼生郎有俸糧犒賦其腹未敢輕動今惟兩廣總督委其掌管營堡郎令挈家室移居廣幾漸漸分散以消其未萌也

## 除海寇

閩寇猛猖塗毒三省嘯聚將十萬矣漳泉之兵皆賊也其民亦皆賊也有力爲之與援內外互

相接濟爲害匪一日矣黨與日繁遞作賊首𢯾
可巨富又賄有力者以議撫初則賊首袁八老
撫矣繼則楊六楊七輩爲首楊旣撫矣則鄭芝
龍爲首鄭今撫矣而鍾六鍾七又爲首此皆二
將寇盜彼此相推以愚弄當道者昔嘉靖年間
閩賊林道乾等作亂今日一撫明日一寇流毒
四十餘年後以三省大剿勦之始得寧靖今政
厲此孜孶若不蚤爲之所則海洋中有彭湖海
壇等島可耕可戰將二千餘里彼若盤據其中

則兵連禍結不可破已如日浙廣應勦福建應
撫彼揚帆肆刼圍堡攻城一遇官兵即斂棹抵
岸便爲良民何放縱之太甚也以一人之身在
海即爲盜在岸即爲良倏而稱良倏而稱盜朝
爲良民暮爲冦盜令督捕官兵一毫不敢下手
是明開放賊之門民何憚而不爲盜哉今有錢
則撫無錢則勦議勦議撫無一定局築舍道傍
養癰成患海邦之民何時安枕接濟之家藉爲
貨泉産於浙與粤者不幸與之爲儔久矣今宜

力破羣議舉兵大創斯得息肩然亦只用浙兵粤兵兩相夾攻始克有濟若用閩兵是以賊禦賊恐終不能行也

海盜

江海之盜大開陣勢絡繹風帆一遇巡船駕小舠者撇賊首而遠遁揚大船者向官兵而直衝官兵之船十常九敗每諱而不言譬如淮陽地方近海則廟灣海州廖角嘴大河營一路至狼山近江則劉家河周橋瓜州儀眞孟河自西徂

東自南至北其中共有八百無名小集處處有兵强盜處處有大窩家名打鹽爲生鹽徒不下十數萬衆一路逹福山劉河江陰唐河靖江永生州太湖等處盡東吳之地通西越之湖從湖連海此應彼呼江南犯則逃歸江北窩家江北犯則竄入江南窩主

平日之應募者類利餉利漁利樵牧耳色目以貲充健兒以賄進而部領之長錢每神於司馬門是作法於貪也寇至則胥不戒之人操不習

之器以與之遇亦不幸而遇之矣與寇遇不免於死與司寇遇乃得不死掉臂鼠竄唯恐後將與卒一心一轍也法可避法亡矣從獨是也禦寇於海艨艟任之以官造則脆以民造又惜而不肯棄以搏賊也以彼不貲之舟往犂莫必之寇不幸而敗資本誰償是萬難令之而法自詘乃藥彈以不獲功不關銷貧兵苦賠無寧鼓桴避賊孰肯以一砲相加遺耶至於獲賊又苦於解賊又苦於審賊又苦於反爲賊訟而眞賊借

卪被擄捕兵累身擒獲是誨之不前耳賊橫肆
掠金盈艅艎究至於撫作賊愈久金愈多且可
以得爵顯亦何憚不爲盗

紀海防

沿海制置衛所水寨星布棋列而又聯以烟墪
翼以兵偵以逼其梗塞狼息鯨晏而沿海安堵
近則異于是多設將以待敵也一彼一此因以
巧避敵而法不肅多設偵以料敵也可往可來
因以我輸敵而患益滋

今海寇作難浙紹近海之墟三江龕山白洋青山九里等地皆係可犯之所而衛所所管之軍一所止四五十人安得謂之千戶所又安得謂之百戶所而百戶舊額有一百二十人今求一零數而不可得清勾之不可不復也亦一

祖制也即清勾行矣而經年累月父作子及間或有子其民而不允軍其人者縣已鉗制盡作鬼錄　浙海有玉環山自台及溫橫亘海中數百餘里地極饒險

國初方國珍竊據稱强誠恐海寇巢穴其中若
寧定之金塘大榭嘉湖之洋滸陳錢皆爲海寇
出没之所且海寇非自海止也素有山賊結通
海賊自廣而閩而浙之溫處萬山綿亘奸民實
繁有徒乘海之亂而水陸交作則防禦之兵似
亦有限夫亦嚴戒舟師以剿海上已形之寇容
行訪緝豫防陸路未發之奸海上責之將領必
孰知海務乘風破浪隨處撲滅陸路責之縣令
必孰識民情時咸時惠隨地安定

先事爲備其在定海乎定海有防然後寧紹安
固寧紹安固而浙西可恃以無恐數年以來倭
氛稍息幺麿海寇用是猖獗倘結連黨與招引
匪類而與鹽徒之衆合縣東海而西向與山越
之盜合踵薌蟻附水陸相通而與處州之礦盜
合揚帆直上而與江洋之大盜合矧洪水橫流
凶荒無告之流民又易與爲合凋疲困苦之區
寧堪此數盜合併而螫毒哉謂宜嚴勑福直協
勦杜其合賊之處撫其易與之民縣是用咸將

軍之法禦之於水無使登陸則釜魚穽獸夷滅不難矣兩浙地斥滷鹽鹺用饒濱海數百里刲土瀝煑其利不下於淮但多爲無藉私販覇占誠嚴禁之官爲招劄則鄉民無不樂於從事且舊有灶戶人丁今爲水没八九即以招集者補其名目劄爲常業將歲增數十萬金鹽利之在浙者可興也浙東西地多肥饒除額餉二百四十六萬外而衛所各有屯糧亦不下十餘萬無

奈豪占侵没使

祖宗良法美意漸滅殆盡誠清查屯額追奪佔
土復還營卒逃亡冒籍者勾攝歸伍且舟山海
外若金塘大榭等處既脫數百頃獨不可招集
流遺給種開墾乎歲之所入亦不下數十萬斛
屯利之在浙者可興也東陽義烏兵稱天下雄
嗣後驕矜自恣至犯上亡等甚而凌鑠士民汙
衊本管宜漸次汰去地方營伍即招附近土著
充之庶臨難不避居常有馴客兵之弊當然而
土著之利自在也

紀海船

閩地負山阻海歲入不足以供十之二三而沿海之民以海爲生出入波濤慣於勾引海寇竊發卽是本地之人而倭特其借號必海郡有司編立保甲十戸相聯一家必登記其幾人所業何事經商何處出入必查其時一家有事則十家連坐卽出汛之船縣官亦不可不知其數所歷之處必報於官限以時日不得聽其浮游不實以階大亂

春汛則出師於外洋汛畢則移舟於内港潮漲則水盛而舟浮潮退則水淺而難動即有劇盜行刼於外洋有旁觀坐視徐聽其殺掠而已昔湯信國經畧海上建設水寨今日久事湮制不可考然其意猶可師也誠於沿海烟墩嚴爲瞭望烟墩之下分泒戰艦二隻拋泊深水卒有盜至則墩舉一炮而一寨之師禦之若寇盜頻劇則舉數炮而數寨之師禦之擒獲盜賊即紀官軍之勤惰爲賞賚之資將領不得以自私憲司

不可以窮詰庶乎人心奮勵盜賊潛踪海上安
瀾而內地安堵矣
東南舟師
金陵浦口起暨龍江吳松等寨以至三江圌山
而東漸入於海福狼對峙實爲外戶自江洋大
盜小老將軍作祟邇年以來永生洲丁美含掘
江崇明廟灣鶯遊等處在在焚刼莫可誰何夫
兵以捕盜爲事者也今者捕獲一盜申解上司
批官審問羈延歲月乃盜黨齎貭靑蚨廣爲布

置捕盜官兵反致坐誣甚則吏胥需索營伍添
費是獲盜者不蒙上賞而反生貽累以故營官
寧爲養癰營兵甘爲縱寇長江鄰海之處幾爲
盜藪行商過客往往苦之上司徒以虛文督責
有司專事掩飾彌縫今閩廣之盜大肆猖獗沿
及浙而昌國失事矣寧台流突矣萬一蘇廟灣
鶯遊以達海州循淮河而入長江則根本重地
豈得安枕臥哉愚觀邊軍之馬內有馬價外有
團櫓歲時點驗瘠弱者有罰倒斃者有補所以

爲馬政誠重也而東南水寨設立戰艦三年一修五年一造日復一日而五年不修十年不造矣
東南之船政當照西北之馬政並爲設法振刷之凡閩廣浙直江海要害之區額設水營汛地者查其額設戰艦若干隻今存留堪修若干隻破壞應造若干隻悉行補造改小以爲大整𨱍以成堅卽以本處府佐如江防海防河廳淸軍等官加以船政二字使其董理之

水軍所鬬者在船力不在人力故大船勝小船長器勝短器順風勝逆風其制勝有十二一用大船犁小船而用火藥飛燒之取勝者一用大炮擊碎其船而取勝者一用火箭燒其篷帆而取勝者如編隊法在海則宜多置福船用兵九隊爲一大哨而舵手繚手艇手招手斗上鏢手俱在其中每一號船用神飛炮四門佛狼機五門百子炮九門火箭二千枝火䂍三百箇火藥鉛彈多貯焉在江洋則宜用大號唬船用兵一隊

而舵繚等手在外用佛狼機二門百子炮四門火瓶五十箇而火藥火箭量帶但船制因地而更亦不拘於一法如浙台寧則有漁船温州則有繡鞋船在閩則有南烏船在廣則有艟艚船蒼艟艚舟之稱大者也但賊船之來必乘順風倘我居下風不便火攻必闗阻其船居上風犁之大凡船尾之板俱不如船頭牢固倘以我船頭横犁其船尾舟未有不沉者也况又有火瓶大炮拋擊之乎如是將見江海之檣櫓一新而

蕩槳遲遊龍之技艨艟之旌旗變色而開頭撻使馬之能東南半壁何憂倭與盜哉

蘇州海防

遊兵營之所以設唬船者葢緣沙船底深體重正能衝風破浪鬬賊於海不能追賊於港唬船壹桅捌槳輕小便捷海寇迫於沙船之追則竄入淺沙或潛深港於是設唬船逐淺尾深所以濟沙船之窮者也向來海上安帖唬船塵閣地方遂有借船之舉嗟嗟本營唬船十捌隻歲費

浙海兵

浙襟江帶海所在虞倭沿海設有衛所其弊民兵每名食十兩八錢皆召募烏合之衆私賄將領告假囬家即平日着伍不滿其半單兵每名食六兩六錢其人皆世守桑梓惟有力作貿易私販掛一名糧上而把總哨官受其汛規帥憲巡歷不過以遞送爲事名爲出汛實則在家此猶在陸者也至於水兵每船十二三人上有一什長有一舵工又有一捕盜有一船戶每人分

其薪水月規若干及船有損壞彼此推諉而不知修雖日出洋惟知做魚鮝販海味圖往來取十倍之利倭從此道來則從彼道而去倭從東道來則從西道而歸曾不敢以一舟相角逐即今象山受困在水既無可戰之卒在陸又無可調之兵良可慨也

國朝藩衛四在瀕海而濵海要害半在浙中財賦士馬甲于天下為三吳之屏翰閩粤之咽喉留都之藩障浙堅而天下堅浙瑕而天下瑕係

匪滲巴然今之險非復往日而今恃險之心反甚於往日今之備險非復往日之舊而今之守險猶仍昔日之名莫若舉兩浙之形勢而按之羊山許山爲浙西大衢韭山爲浙東此大較也至于倭夷出沒之所必料其途之所繇彼繇韭山則經蛇山茶山而攻吳淞崇明者我之所必守也繇東洋則經陳錢馬蹟而攻寧定衢山馬墓者我之所必守也繇羊山則直進而攻海鹽乍浦三關者我之所必守也

## 閩海募漁

一在募漁民海邊漁民家水國而田滄浪其敢衝犂賊舫也猶之凌風濤然誠能募之以備前鋒則一鼓而懦怯皆振不則如苧溪十八堡相爲守望賊縮而不敢進鄭剛中則謂宜錄瀕海諸豪以資捍守如是則盜氣奪一在嚴應援閩之分符彈壓者南非中三路而已寇犯漳則中路釋擔寇犯福則兩路覩望官如傳舍事皆遙廬何以運臂指之勢而成牙錯之形合令一方

有警各遊協擊俾寇自窮於闌入如是則盜窟消

紀閩海榷稅

閩廣之患遠慮雞籠淡水而營窟於東番北港近慮㠀沙五嶽而肆螯于南鹿覇臺金星虎跳崖門俱寇衝也亦艄絕而香山之澳亦仍開私禁嚴而諸番之貿遷難禁亦艄與澳夷亦而澳夷薦處爲之居停不逞之徒倚爲外府則閩之二萬稅金其祟也利其稅不得不與之亦停壓

寄泊違抗而不可問矣莫若亟捐此稅勿與市而澳夷可驅也

盜糧

一議嚴糴禁羣寇聚衆島嶼向皆糴米於兩浙并南直出穀通水地方泊大船於海口操小舟入米市籴買零運以實大船所以六七年間兩浙南直米價湧貴雖大有之年當秋成之日米價亦不少減葢以地之所産有限而海寇之所糴者多也沿海沿江原有巡船向皆買通關津

毫無阻得今議禁絕盜糶嚴設關防如某商某
船糶米若干往某處販賣本地有司官給與印
單定限囘日務要所往去處有司印信批廻見
得某日某商某船載米若干果到某處發賣與
某鋪是實有私販糧食併巡役不舉有司不察
者懲以重法沿海各汛防守旣嚴又不得擒掠
勢必饑餒因道不能久聚兵法曰焚其輜重絕
其糧道正此意也

海路

舊日虜不近海止以防倭今則奴虜俱切望洋恢復全賴海運沿海關隘墩架當極力整頓水路迂迴島口遠近又當亟為講求

海塘

昔者倭寇犯浙及海鹽鄭端簡公曉問曰賊掘塘不入曰未也公曰無事嘉興在水底塘潰必危矣賊不及此又何慮焉繇是觀之嘉興誠在水底塘潰不止能勿危也又攷之鄉民耆父言昔塘嘗崩毀尚有淤沙數十里水淺勢衰不甚

衝裂未有如今之横濫傷頹者也採石之役人多謀而利之又計徵發錢糧以至支用之盡每一千兩實用止三分之一耳

登萊紀聞

始也止我兵于青而不得進既也自出兵于登而不待援始也疑遼而用遼既也用遼而殺遼始也因遼而怒登既也爲登而怒遼又以一舟暗渡來旅之人變而爲絡繹遷淹赴關之人彼以利兵壯馬爲行色此以禁烟閉糴爲壺漿彼以豺狼之性游死囿此以搏沙之勢作藩籬是以至一邑不開門則棄甲遂使六城之敗如席卷七十之潰如雲收倘大兵既集以一軍自萊

州縣〇橋白馬鼓行而東抵黃縣以爲正兵以一軍自萊陽縣棲霞掩其南以一軍繇文登即福掩其東以一軍自三山縣王家臺掩其北以一水軍泊廟島絕其後以一水軍守膠州阻其前賊闘正兵東進必傾登之遼人以堵我我正兵與之對壘而勿輕戰或以北軍之奇襲其左或以南軍之奇襲其右或出廟島之水軍擣登之虛或以福即之偏師觸登之無備賊窮而南下膠州平渡互爲犄角而以萊即之兵蹙之于

險賊窮而北渡廟島之水軍突出于海而以大
砲擊之中流兊廟島卽登萊過海之門戶登之
遼人與始爲亂之遼人猶有限也海外之遼人
無限也登之遼人猶有妻子也治亂之遼人已
爲飽鷹也海外之遼人窮而悍與虜同性勾聯
入登其勢愈張難破矣故欲以海防四營之零
船零卒絶之于廟島非但堵截北渡之遼人也
今之登船悉化爲賊艢南而天津淮揚西而覺
華山海能識其舟爲賊舟必其不一犯乎若夫

島兵須餉日急此時餉島孰分其順逆順者須餉逆者奪餉佯順而陰逆者又藉口無餉望海運截海運藉海運之不通而聯遼勾虜縱橫無不如意使我之零船水卒如萍如梗廟島之水軍可不備乎至于島上之遼人各州府縣之遼人舊營食糧之遼人標下官丁之遼人自登逃難之遼人無有窮數能無安戢而分別之乎今廟島砣磯皇城三島從來要害俱置而不守大開海道不勾虜來天下必無之事也嗟乎遼人

有三等有南四衛之逐人有北四衛之逐人今之賊北四衛之逐人也性與虜同而更識中國之虛實南人畏虜而不畏賊故從之者衆虜有巢穴思歸而賊無巢穴無所歸徹我之情形而無所忌憚固與虜異無巢穴之歸而必死以甘心于我寔與虜不同虜猶殺我叛人金帛婦女捆載而去未恣我叛人也而賊則恣脇從者之取之是賊之奸肆而得我叛人之心又更甚于虜矣

奴不能舍馬從舟但奴性多疑彼之視島兵如肘腋之癬疥牽制兩不下故島帥因請開南岸通商貨朝鮮為利島者遼人之退步也自三韓淪沒遼人進關百萬餘輜重十倍之遼俗不耐饑渴流離傷心所在有爭爭則人欺其孤且利其有不曰養患可虞則曰通夷有據株連吹求因一人而斃數十命一事而疑千百人十年來摧折殆盡富者罹法貧者投奴但知開幕府以接回鄉之遼人而不知其渡中國苦驅之遼人

以入奴也故曰遼人之退步斯開南岸之害也
苟撤登撫運粮北岍設餉司於覺華島則譏察
嚴而紀綱一立偏裨於東江聽遼帥節制責其
間諜偵探招徠降衆使遼人棄奴降我有路而
無緣從島入奴則奴亦不敢遣奸宄直入中原
山海丸泥可無輕失其險矣登卒因地方激亂
烏合之衆遂成騎虎利在速爲渙解但恐大凌
河之役奴意在登萊詎流寇也乎哉
登寇猖獗修船料餉分兵四出倘越膠州而直

入雲梯關以犯淮安則咽喉梗再越東海廟灣鹽城而直犯長江以窺　留都則根本搖再越長江直入劉河李家洪擾我蘇松四郡則東南之半壁動莫先於固守長江戶竊按形勢狼山總鎮當厲兵守蓼角嘴以守江戶之北吳淞總鎮當檄駐福山以守江戶之南吳淞遊兵奇兵與崇明之兵檄劉河遊擊督之守三片等沙以防江戶之東若江北周家橋及掘港二總江南之羊舍靖江諸師檄永生洲叅將督之駐守褚

家沙青草等沙以扼江戶之中四面合擊江戶
可保無虞亦不致流突四郡矣惟遊兵一總汛
守羊山遠在千里之外聲息未能相聞當抽一
哨遠探外洋而全師宜留之以防叵測可也太
湖素爲逋逃藪天罡混漁舟出沒至於三哨之
兵當合爲三處東哨合於東山訓練西哨合於
西山訓練南哨合於胥口訓練不特可以彌兩
山之奸宄亦可以合力把守　留都之間道

## 紀登萊

登萊一師原爲與金州相望而偪恐奴襲渡濰之故智故設此以防然必欲藉此以克奴則金復海蓋之城垣盡爲奴所傾覆金復海蓋之廬舍盡爲奴所燒燬我欲屯兵則兵無所棲我欲聚糧則糧無所頓將從何處著脚而敢與奴搏戰乎此旅順進兵乃必不得之數也夫登萊與山海相近尚不可恃如此而況皮島之師欲應關門則有獐子島石城島廣鹿島平島雙島越

五千餘里而遥豈能飛渡而至乎故設兵之初原爲皮島與鎭江相近可以擣奴巢穴故每歲傾　朝廷數十萬金錢養兵而不惜正爲可以掣其尾而使不敢窺關耳今奴業欲渡河而窺廣寧又與插酋相結而窺宣大則奴已稔知皮島之師乃束草爲人以驚瓦雀者耳余又思之登萊即不可以入虜而虜必不能忘登萊何也彼在海中則三方之説我爲虛著彼爲實著先據爲先著彼要著先著決不肯著后著一斷登

萊必窺宣大不待智者方知也奴謂我無人乎
哉

## 紀造戰艦法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使琉球二使奉命至福建造船啓行已具奏上聞矣然使舟名雖新造而造舟官吏苟且侵尅實不可行二使不知也臨行同年祖餞告之然期已迫至中流舟破幾不救幸天妃示現得上蘖壁山以達其境萬曆初命給事中蕭崇業往蕭稔知前弊疏請各官吏役匠等一一同舟往死生共之往返安流半月成命詳載使琉球志中後夏黃

門子陽亦如之今欲造戰艦亦當倣其遺意

紀戰海

吳江之戰任環以周琉之令遂能轉敗爲勝金山之䘏我兵進四太甚方議會勦賊即出吾不意殊死以戰在賊爲先則制人在我犯爲人所制之戒麥田伏發我哨全疎在賊爲多方誤之在我犯先爲不可勝之戒漳兵不戰而却狼兵戰而失利在我主客不協以勞待逸在賊奇正互用變客爲主　上將總督張經叅將湯克寬扭解赴京副總兵俞大猷奪職

狼兵少𠫊皆因主客扞格俞大猷兼統狼兵失
策之甚湖廣土兵亦漫無紀合以總兵沈希儀
領廣兵岑大祿等副總兵何卿領湖兵彭藎臣
等與巡撫會同付事仍聽總督節制不拘浙直
責令二臣互相應援陸戰悉付之副總兵俞大
猷專管水戰
如樂陵小縣知縣許逵一加整飭勁兵雲集流
賊瓦解何嘗遠募客兵
柘林巢穴賊既盡數奔突而出亦要設法先行

占據令其退無所歸

常熟知縣王鈇鄉官參政錢泮追倭賊至於上塘港口被殺鈇贈太僕少卿泮贈光祿卿廕一子

瓦氏之兵寸長亦録鍾富之死一夫不棄

太倉知州熊稃等（升蘇州同知）擒斬一百三十餘名顆嘉定知縣楊旦（賞廿兩）擒斬一百五十名顆皆參政任環（廕子副千戶）統率訓作所致

不麈戰於海上而邀擊於海口與北虜守大邊

不守汛邊同
出洋之制盡善列船港汛猶之棄門戶而守堂
室欲分作浦之船以守海上羊山蘇松之船以
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
浙直共此大海當總作一家計處必須共守陳
錢諸島分守馬蹟等三道
見造有福清等船調取有廣東新會橫江船東
莞大烏尾船又有寧紹台溫捕魚海船及下八
山捕魚等船又有蘇松捕魚沙船

海裏獲功倭首一顆為首者准陞二級止獲賊
船亦以大小論級總兵官能使賊船不得登岸
即論功
倭數不多自紹興潰圍而出中經徽寧太平突
至南京不下三千餘里今奔入溧水
狼山巨捷一矢不遺日照適奴片帆未返巡撫
鄭曉功為最
一戰周浦再追川沙窪三邀於寶山海中止知
欲速之成全無臨事之懼致使川兵旋敗

所謂狼土等兵十倍倭奴近浙江揚州之變多
係土人何其勇私鬬怯公戰哉在處置之得宜
耳
無賴之徒巧立報效贊畫名色平時坐糜公廩
有事爭自首功
江南水兵原係無籍一旦裁革無所資藉因流
刼江湖之間

紀禦倭

任兵憲禦倭內外裳服皆用本道關防印記江陰錢令尹以縣印印記肢體手足皆遍故能身先士卒衆皆感泣效死倭奴稱兵憲爲任拚命見郎遠遁